

滇遊紀亂

常熟倪學究著

當世宗皇帝之末會雲南土酋鳳繼祖作亂鎮臣黔國公沐檄霑益州土司安鳳儀平之初繼祖為霑益家奴冒姓安向跋扈自立改姓鳳繼祖倡亂時以其孫阿克託通事鄭昭懷其重寶潛寄羅婺山中即今所謂鳥騰霄也自鳳儀平之迄今四十餘年民不知兵家安物阜迨辛卯歲西蜀楊應龍反劫綦江縣橫行州縣勢甚猖獗幸賴天子神聖詔大司馬邢玠總兵劉挺宣慰安疆臣破之疆臣有弟名堯臣兩家之

富敵國其土地滋蔓川廣雲貴四省皆其部落疆臣
與應龍有連應龍次子寔疆臣之壻勢莫能救陽率
兵圍其宅陰縱其子出亡九孤山應龍自盡或謂應
龍尚在九孤夷人多詐難以揣摩耳前所平鳳繼祖
之安鳳儀蓋霑益土知州安紹慶之母也有二子長
紹慶次紹隆隆居烏撒為土太守皆世官也與疆臣
非一族疆臣曰水西安紹慶曰西平安鳳儀雖笄珈
者流甚有威武約法嚴厲諸酋畏服其民有攘人一
鷄者輒刻其皮以冒鼓由是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流
官自撫按而下莫不分庭抗禮南徼所恃有安家兵

者以此今則不然矣大抵夷人好鬪輕生常帶刀自
隨稍有睚眦之讐雖三世後必報此自開闢以來習
俗不改種類不一蓋雲南原屬古西南夷烏蠻之居
曰僰人曰爨人曰獠獠蠻有黑白犴三種黑尊白卑
犴最下黑與白不屑為婚姻犴者今人所謂犴賤者
此也盛暑披瓊隆冬跣足食藉地共飯一盂尊長賜
餒則喜女人以布帛為袍邊幅若旗狀自首套下曳
地尺餘或緣以五綵其夫從征割其半與夫為別誓
死靡他相傳為監瓠犬之後故曰獠獠又一種曰磨
步曰杳老曰步門曰蒲人曰和泥蠻曰百夷又有小

百夷曰土獠曰羅舞曰撒麼都曰麼察曰儂人曰山
移人曰哀牢人曰峨嵋蠻曰獬蠻曰奎羅蠻曰傅尋
蠻習尚不同男女皆不鞍而騎善用矛劍藥矢大弩
死不葬祭必臘月祀祖食貴生物椎髻辮髮半月一
膏沐以木為契鷄卜書用豹文士大夫多才能負意氣
昏姻論門第不問姓又一種曰黑蠻曰白蠻曰楚人
曰色目皆束髮髻戴黑毡笠見尊長露頂為禮多居
山林夫死妻襲職理事居尋甸為蒙氏平之今復盛
又近蜀諸酋曰獠子婦人孕七月而產臨水生兒便
置水中浮則取養之沉則棄之既長拔去上齒牙以

為身飾其在貴州者曰苗有宋家苗仲家苗祭家苗
曾家苗龍家苗曰打牙犵狓曰紅犵狓曰花犵狓曰
東苗曰西苗曰紫薑苗曰賣爺苗此皆三苗之後其
地曰鬼方亦有獠酋附居外有不知姓名居深山窮
谷不聞治亂不識君臣耕鑿自贍其不入板圖之地
即使章亥復生不能徧歷總之西南半壁皆其所控
轄吾漢人居其十之二也歷代設官分治不過以虛
爵浮榮餉其土著良民加之以官有事則使之攻擊
此以夷治夷之術但可羈縻其黨而已孔明縱擒者
七非不能殺一孟獲也自意必不能絕其種類稍示

威養重以愚之目今之流官往往以法繩之遂因激起變如楊應龍不過與其黨類鬪毆自相爭殺而司其土者必欲深治之應龍初不敢抗親詣公庭服罪願出其子代監是時播酋為亂應龍自備糧州領兵三千帶罪征伐三月始平師還冀獲免罪撫按毫不假借竟以其長子成獄瘦死于是憤激驕蹇不用命舉兵盡殺仇黨當事者不原其情遂構大衅國本幾搖即今日阿克之變初非阿克本意其甌起于軍門陳用賓萬歷癸卯歲有土司孟廷瑞者云是孟獲之後其人雖係蠻俗中關極嚴有丘嫂某氏淫虐無忌

廷瑞以莊語諫之觸其怨怒自將侍女殺死誣以殺婢姦嫂訟之軍門繼以欺寶琥珀塞盆并珠玉重器厚賂用賓廣布公庭必欲置廷瑞于死地用賓鞠時廷瑞自謂此吾家庭事也何煩官府稍有抗意用賓即發兵圍其宅抄沒其家殺親丁一十三口并封其帑藏倉廩房屋入官越五年廷瑞有姊適東川土司某新寡欲為弟報仇陰練死士日礪兵又移書暗約各處土司計一十七家擇日會盟舉事先殺陳用賓後殺仇黨安紹慶亦在約中詎意阿克未及期先令兵五千渡金沙江據武定府殺守禦指揮千戶等官

時武定太守陳曲尚在省城因執推官白明通繼執
祿勸和曲兩州知州俱繫之鼓樓後乃點檢庫藏放
囚不三日而一府兩州一縣垂手而下又使鄭文鄭
舉各領兵一千一守祿勸一守和曲文學舉即繼祖所
託鄭昭之二子也阿克乃因改名為烏騰霄取鳳字
舊姓脫凡騰霄之意自稱烏王又使通把往說明通
等脅其歸順明通與兩州私議云既不能罵賊而死
則當順賊以生醫云必伏其主而先其所因可使病
已于是乃對通把云順亦死不順亦死順則緩而不
順則死之速也敬聞命矣請從緩死明通等俱至賊

庭阿克親下解其桎梏甘言拊慰送入分司令甲士
守之一日守者防閑稍懈至夜分時酒酣熟睡明通
乘間踰墻穴城而出逃入省城阿克聞之隨引精兵
五百人追至省下兩州及明通等俱在城矣用是因
燒城外民房幾數千家劫掠子女玉帛不訾牛羊馬
疋以谷量也又將所擄送歸羅婺山更就金沙河江
造船百艘以禦敵且便轉運羅婺山古之羅婺寨四
面陡絕有三峯可容數百萬家乃天造地設牢不可
破今名幸丘山騰霄之退居也雲南城圍之七日城
內食糧軍有九千八百名及撫按諸司無一人登城

應對惟堅壁固守聽其燒劫先是黔國公沐昌祚平日見用賓作事乖舛心甚易之以故坐視不出蓋欲觀其動靜然終無一人敢出乃命其子獻帶領家丁百人登城窺覘形勢烏首曾識昌祚因見儀衛遂偃旗息鼓韜弓箴笏叩首謂曰吾識西翁鬚髯手爪請出一視既睹則否遂拂衣起曰非老西翁也如老西翁來願一言而死獻乃引去昌祚繼至衆首叩首羅拜呼西翁阿克方欲訐辨用賓亦婆娑而來衆首見之鼓譟而起同聲而譁曰此陳用賓也皆奮甲礮兵設弓弩欲射之昌祚遽叱喝止之曰我在汝安得乃

爾蓋其先世威靈有所行之耳于是用賓奉頭竄去幾為藥矢所中沐公召阿克問曰汝今日此舉何自而發阿克復叩首垂涕訴曰克等賴西翁世恩百蠻瞻仰萬姓相安二百餘年如一日近因流官陳用賓侵牟朘削十五年餘苛刻異常貪婪無厭雖竭天下脂膏不足以填其慾海如孟廷瑞良民也何罪而殺其家無噍類緬甸屬國也無端而陰噬山人王公說伐暹羅給其前進許以後援緬人無復子遺按兵不出坐視其亡城軍太祖所設也謂承平之世無所用之減其月餉侵漁入已一切支應錢糧皆以空文出

納縱之縱盜劫掠私通賄賂托家人興販懋遷有無
米醴瑣碎取盡錙銖極賣官物橫行科歛罔利營私
高賈不行百工輟業種種害政難以枚舉稍不稱旨
則殲夷赤族所謂歎窮則格勢所必至復何疑哉沐
公曰據汝所言今日之舉必欲何似而止阿克對曰
無他請西爺之劍斬用賓之頭賜之城下其輦即撤
兵矣公笑曰汝等不自度量敢與大邦為仇計亦左
矣克又泣曰蜂蠆有毒而人也豈可甘為其機上之
肉哉公曰汝且去無遠之少間吾有復也阿克命諸
酋稍退沐公約撫按三司各道俱會于南門城樓計

議更無竒策衆謂沐公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權以
武定府知府陳典印章給與使其撤圍稍解目前之
困衆官畏蜀如虎咸曰善遂遞印與沐公公命中軍
官捧之隨後復詣賊所喻阿克曰吾知汝意雖假報
仇之公憤實欲為汝祖復舊爵耳今撫按三司各道
會議復汝舊爵給汝印章衣冠袍笏旌蓋保汝鎮守
武定為喬木世臣或有虧乎克謝曰此意雖出西爺
盛心敢不唯命然用賓誓不與之同國公曰無妄言
不可動也竭汝精力不能破我雲南一省即能之尚
有川廣貴三省之衆汝能敵之乎使能敵之天下還

有十二省之大孰能容汝獨安乎極言利害于是阿克心氣稍平即受印執笏衣袍望北稽首謝恩稱萬歲盡君臣禮乃撤兵回武定省城門自是始開撫臺與總鎮司道出視城外死屍載道瘡痍滿前數里民房盡成赤土莫不切齒痛心引躬自咎用賓自知辱國損威詣沐公所議兵征討遣總兵都司守備操練士卒又令各道駐劄所屬地方鎮守獄囚庫藏于是沐公移文吊各府州縣土兵限以十五日取齊至期姚安土司領兵五千元江土司領兵三千象車十乘暨曲靖土司如支如陸如海共引兵五千又有貴州

苗兵三千平夷普安安南及本省各衛指揮千戶約計兵五千同日而至阿克間之始知沐公賣已星夜召鄭文鄭舉并通把都把營長等分頭劫掠州縣率賊先破元謀繼攻羅次恣意侵掠遂出居三臺山窖米積薪坐以待敵臘月十二日我師俱至武定烏酋密遣輕騎百人先于左丘山坳澤畔草叢中埋伏時總兵為先鋒前進為賊伏兵藥矢亂發中傷百餘人大兵繼至追索三日賊已從間道遁去十四日大兵俱至三臺山峯巒險峻茫無進路所謂一夫據險萬夫莫敵我軍消息少動賊已先知雖圍其寨遂

漢通鑑卷之九
且惟齋藏本
巡不敢遽入乃按兵山下賊乃佯為結營斬木植椽
壘石為寨時以戲粟誘軍入有都司某并衛官等輕
舉妄動率兵圍其石寨鳥首故以疲茶殘卒百人守
寨開門延敵且戰且却我軍謂其兵止此可直入其
營大半為賊所擄餘皆敗走被擄者亦不殺悉為荆
鬚辮髮椎髻荷糧持弓用為前隊阿克隨以所獲我
軍下書都閫責以賣已倍約之語云其等愚昧陷入
大國之地今既兩軍相持請以其日決一死戰于是
我軍點選精銳士卒二萬三千七百餘人元江臨安
姚安如海如陸如支各處土兵悉為後援同心合力

首動尾應一倡眾從二十一日清晨漢夷陳師對壘
交鋒火炮震天軍聲撼地連戰五日廝殺扈養死者
數百勝負相半然賊兵日益我兵日損雖殺賊數百
皆吾百姓為其所擄當鋒者徒有各處軍兵民兵土
兵虛張聲勢不能入其巢穴獲其渠魁反被其劫去
象車輜重衛官土官陣亡者不計僅有總兵某殺賊
首級二十餘顆生擒賊數人謂是阿克在內奏凱獻
俘軍門即補元功遂上疏報捷未幾阿克使賊百餘
人劫黑鹽井鈔銀三千又令健兒四人直入祿豐縣
與知縣蘇夢陽借銀二千夢陽廣東封川人也由歲

貢授今官作官五年囊橐如洗且有膽氣輒震怒命
武士細縛各笞四十加以極刑招稱先日廷瑞之姊
孟氏所約緣由當收監候申呈上司訖此在十二月
二十八日也至次年戊申元旦夢陽衣緋行香拜文
廟歸阿克密差奸細數人潛守隘巷因執夢陽雖有
衙門各役恐其見害不敢動聽其擠入寨中阿克方
虎踞朝舖髮直上指切齒怒目問曰汝何官輒敢監
我來使夢陽亦不絕口怒罵擢賊你何人敢起大念
殘虐生靈行劫州縣擄掠子女玉帛不為不少復何
不放下一蘓祿豐即于是夢陽自知不免乃歎曰生

不能為國雪耻死當為厲鬼以殺賊遂以首觸賊而
死時夢陽有子方八歲其母聞變亟令抱印入報軍
門總鎮各道諸司見之無不哀憫皆有厚賻獨用賓
止給銀三錢略不為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武定
漢夷之兵相持未有結局而復有所謂大理寶者東
川土酋年止十九歲有膂力好騎射亦在約黨自練
精兵五千以孟氏寢盟因謀不軌有楊禮楊僕者江
右南康人小有才略理寶用為軍師與克阿克同時
舉兵燒劫楊林等處屯集斬新水關圍尋甸府尋甸
與曲靖府甚邇為雲南咽喉之地破尋甸則無曲靖

時巡按周懋相已轉差蘓松因有師命不得就道駐劄曲靖阿克飛檄按院云烏王傳示代天子行事雲南巡按周懋相差該府知府合將曲靖地圖并庫藏軍民戶田冊籍作速解上以便稽查按院見之笑曰此必武弁等官要功請糧倡捏此說言未竟忽有馬上飛報云尋甸被賊圍之數重勢甚危迫由是兵道及守備各衛指揮千百戶等官星夜統兵駐劄馬龍州界恐其犯曲靖也按院隨委練兵同知孫卑辭厚幣親往霑益州安紹慶家請兵救援紹慶雖與阿克同事勢不能却陽為忠憤即引兵二千應召

往救尋甸又通令通把各屯營長借名吊兵殺賊因陰令偽稱水西東川兵行劫曲靖所屬地方四十八屯分割伯刻木蓉石龍多羅牛首諸山日以劫掠為事橫行二十餘日如木洞落農必破西溪瓦夕扯格歹歪歹勒哈馬谷鷄都魯崩海特阿旺八達法革故革洛浪當午等四十八屯地方燒劫殆盡擄掠子女牛羊馬疋日以千計明目張胆驅歸龍華山時同鄉王文典為霑益州從事予適在幕下文典奉上司委管交水稅務因駐此夫交水古縣也今改為鎮

有霑益分司在焉民居稠密無慮數千家亦霑益之
一都會也一鎮之民逃亡殆盡損成空市文典見勢
危迫極力召募鄉兵三百人皆疲殘不用命者令駐
劄龍華山坡旦暮放炮鳴鑼擊鼓不過為唱籌量沙
之意賊聞山南放砲山北亦隨之而放砲聞叻號山
北亦隨之而叻號示不撓也交水居山之南四十八
屯居山之北後見賊勢臨逼所募疲卒亦漸次逃匿
王從事亦從而避入州城予不得已亦于太平橋民
家寄寓不解衣不盥櫛者二十日且賊之營寨近隔
一山每聞放砲吹笳則胆戰股栗兼有創痍之衆負

老携幼呻吟而前言昨日燒殺某家今日劫某屯其
地啼哭之聲無有寧日俱奔交水避難交水太平橋
南有海子距河背山地平水淺深賊不能犯故人多
歸之正月初八日賊臨普魯吉將劫松林驛驛至交
水僅一舍之遠賊欲犯交水必破松林始得入境幸
有天佑得一壯士束金裝自散家贊召募敢死士三
十餘人無不以一當百又得松林驛丞方 并其二
子 召募鄉兵五百餘人協力保障一方以是
賊兵三犯而三非先是張登張果率衆直犯松林而
松林兵皆有長技或以標鎗或以星繩刀劍弓弩馬

步皆精遂殺賊百餘人生擒五人解送按院賊口稱
安家兵送糧更代往尋甸者按院明知紹慶所為不
能禁因盡釋之至十二日登果等卷土復來欲報前
日之恥衆賊先搶民家醇酎飲醉松林兵偵知先引
兵一枝上遠伏盤江岸下賊過襲其不備亂箭射殺
百餘人又搦入盤江死者以百計無十五逃歸張登
張果益怒復于石龍牛首二寨借兵二千又于東川
土酋奚十處借兵二千務以必報松林之仇而止松
林兵亦自有備賊衆皆更駿馬鮮明盔甲勁弩強弓
雲擁而來松林兵皆帶盾以短兵相接束金裝以大

刀迎之率敢死士及方驛丞父子并力齊戰自辰至
酉張登為壯士兵戳之下馬大刀砍殺果等亦為亂
軍殺死大半搶其快馬三疋價值五百金或謂此馬
登山陟險如在坦途日行五百里安紹慶妻聞之以
三百金托求壯士之所親信者挽回贖之壯士大怒
揮金叱曰吾豈買豎宦能以三百金悅我乎遂繫此
馬數之曰孽畜不能為主効力致敗不當用殺以饗
諸士所獲諸賊亦不解官有磔其肉生啖者有剜其
心熟食者標其首于道傍樹杪其樹缺處以竿揭之
示衆曰松林兵殺其賊其賊云于是安紹慶正在尋

旬自知已甚遣人召張登張果撤營歸州不知果登
果已化為異物矣已而移文撫按文飾云聞有不知
姓名夷虜假冒本家名色燒劫民間殊可痛恨伏乞
勦除以安地方以明心迹撫按覽之置之不問尋旬
被兵紹慶未至先有奸細輸情大理寶約其詐降佯
敗等語後紹慶兵至尋旬輒與交鋒不數合而大理
寶敗走互收其詐降卒數百人大理寶棄尋旬隨破
嵩明州屠戮州民劫庫放囚狼于阿克時州無正官
按察司知事李署印為賊所殺吏目韋宗孝湖廣
黃岡人有子一女二并家僮使女共九口長女十九

歲次女十七歲宗孝夫妻抱二女慟哭曰吾死分也
獨惜我女不死必為賊所斃二女號泣拜父母曰生
女不能如緹縈之救父終不貽父母羞乃從容盟櫛
整衣慷慨就經宗孝夫妻繼之四面相看垂涕而卒
其幼子方五歲得家人某盜出匿亂屍中幸不死家
人婦與使女皆為賊所擄不知所之外有楊林驛驛
丞因楊林被劫逃入州城亦殺死于內此劫數使然
不可強也或謂繼祖應龍之變未有如嵩明屠戮之
慘酷也鄉城遠邇燒毀民居一望丘墟誠有燕巢林
木氣象天陰月黑斷魄殘魂惟有野燐陰風鬼哭神

號而已蓋嵩明富饒甲于一省省中所食稻米皆從
州出今已盡為賊有而安紹慶聞之遂移兵佯救嵩
明亦從而并收其所有白日公行毫無忌憚予目擊
安家兵押送所擄旁午道途肩摩踵接所過地方風
行雲捲飛塵蔽天雖不殺戮則其狼飡虎噬鷄犬無
存席卷民間園蔬稻稈菽麥為牛馬飼芻人亦不能
堪稍有吝色輒瞋目怒曰此番輕放過汝身外物猶
見吝耶大理寶既破嵩明復圍尋甸攻木密殘酷愈
甚紹慶復與大理寶佯戰三日殺其數十人塞責取
中一少年首級與大理寶形似者充之令軍中同聲

大呼云大理寶已殺死矣衆作爭功狀紹慶亦詐言
恨不生致之語于是函少年首級獻諸撫按撫按大
喜贈以厚幣加其官蔭其子奏凱榮歸無何有東來
商人云大理寶與楊禮楊僕及家人數十人俱乘快
馬各馱紅箱假裝走差人役入江東去此大理寶之
結局也予方幸安家兵與大理寶兩處兵息而阿克
又西去雖破富民縣其去交水漸遠稍得安枕道路
纒有行旅有陝西商人賣三千金絨褐紬段雇倩生
口入省道經烏龍箐所謂箐者兩邊高峯中有深谷
綿亘數百里深廣叵測山坡上下有巨圍大樹榎楠

椽樟杪方等密布如麻遥望墨黑即白日不能辨其中之所有人亦不能至而商人董貨前驅突然數騎衝出箐外自稱龍順王抽矢發弓喝住脅其速獻所馱各項入箐饒命一商人頗解射挽弓欲射之被賊冒死赶上以長矛搠下馬砍為兩截衆商人羅拜求命于是賊乃連人帶馬攔入箐中既有馬龍知州丁蘇人也因謁上司為箐賊守隘常帶土兵自隨丁以肩輿行緩易馬前驅因而墜馬賊追之得海家兵翼之上馬疾馳得脫虎口海土官在後因與抵敵被其殺死此在三月二十日也自此龍順奴日益暴

戾此奴亦約黨一日燒劫沐府東庄擄其子女沐公聞之怒甚因附近吊苗兵攻之撫臺亦于貴州郭軍門處借兵三千又平夷衛指揮李引兵五百助戰俱至烏龍箐先令貴州苗兵二千入山搜捕賊已覘知亂砍荆棘先塞箐口并各處私徑自據上岩見我兵至藥矢亂石如雨而下我兵既不能當其矢石權移營箐口外匝之獨平夷李指揮少年輕銳必欲搜尋賊路策馬緣崖扳蘿而上豈知賊隨地有備內明外暗被其伏弩亂發四面夾攻所帶家兵有墮坑塹而死者有撲澗中而死者有死于藥矢亂石者五

五百餘人所存無幾而貴州兵袖手無策力莫能用
翱翔于山澤之間而已矣夫烏龍箐為入滇必由之
道自交水而上不遠百里予甚危之視昔尤為憂懼
用是決意東歸而主人不亮堅執不從予乃解衣襁
裝聚糧為別時五月初四日也雖窮途勞苦得掉臂
長驅苟全性命在途半月遇江西劉總兵挺引軍西
上又明日遇欽差兵部主事張 賚銀二十萬兩派
川貴兩軍門募兵勦賊見四方軍民俱挾弓矢戈矛
詣貴州從軍校藝選中者給以官米官鹽官布官魚
皆郭軍門家人所販賣者其楛惡不堪道旁無不扼

腕亦是貴州軍門之敬政也自是日遠賊地二賊動
靜杳不相聞今姑以所觀聞者紀之餘俟劉總戎兵
及川貴兩省之師到日則烏酋龍順奴之結局便可
知矣

東鄙生曰嗟乎是紀也有三恨而四不平焉蘇夢陽
之罵賊而死與顏杲卿何異誰錄其忠一恨也韋吏
目之夫妻死難與趙昂發何殊疇申其節二恨也韋
二女慷慨就經與竇氏姊妹何別孰表其貞此三恨
也安紇慶賊黨也養成桀驁之勢以濟其貪恣行劫
掠賣寇立功加官蔭子一不平也束金裝匹夫也而

能為國分憂盡散家財召募死士保障地方却金平
寇而上官不能用二不平也阿克大理寶始以義興
終以利弛屠戮州縣斬將殺官獨不能殺一淫婦孟
廷瑞之嫂三不平也廷瑞之姊為弟報仇可為烈矣
謀動干戈然猶畏首畏尾倍約保身坐觀喪亂此四
不平也是為紀

萬歷戊申秋七月海虞倪鉅紀于沅江舟中

滇遊過險詩

常熟倪學究著

丁未七月十七日舟次黃州雷雨交作至夜分
風濤洶湧漂沒民居溺者甚夥悲號震天予舟
幾為所覆質明俱成巨浸詩以紀之

壯遊餘興未全消。萬里長征不憚遙。驟雨平吞江上
路。扁舟幾覆晚來潮。風雷撼宇天根動。波浪排空地
軸搖。將見懷襄聖明世。翻令昏墊誦唐堯。

避兵二首 丁未臘月十五避烏酋之亂

客情鄉思兩相關。况復遭逢兵火間。無罪自投豺虎

地有官難禦。白鳥蠻。九江源盡雙魚絕。孤騎晨征一
劍。聞回首故園。歸未得。瘴烟寒雨滿空山。

其二

四方兵革正愁人。烽火連天起戰塵。所過盡成煨燼
地。相逢惟有亂離民。風霜萬里雙蓬鬢。貧老單衣一
病身。向晚冰膠山路滑。馬蹄前去欲何因。

西樓

西樓高且安。顯敞與雲齊。飛甍纓虹帶。塔道逾天梯。
上挹龍華秀。下瞰犀牛堤。籌邊固無策。開襟乃相宜。
周覽區中景。目轉意已迷。四顧何寥廓。緬想無端倪。

茫茫六合廣。戡戡靡所之。落日羨高鳥。歸飛巢南枝。
含情亦知止。伊余獨乖離。念茲腹背羽。遠道安可施。
夷猶不能去。三復從軍詩。

東橋夜坐

霑益東橋月。清輝滿竹林。兵戈妨夜寢。時序促歸心。
地遠寒暄異。山高瘴癘深。故鄉今夕夢。萬里一沾襟。
鬼方道中雜咏

頻年多浪迹。躡屨每西東。度嶺樹成箐。趨巖花綴紅。
猿啼山吐月。虎嘯谷生風。所過皆蠻服。誰悲失路窮。

其二

垂老投荒極風塵。恹獨行流離。遭在難。貧賤得人輕。
烽起知兵戰。嵐開喜雨晴。敢辭山路險。日暮且孤征。

其三

諸葛南征日。將軍振勇時。百蠻欽德化。千載奉神祠。
家學傳忠武。碑文表孝思。趨瞻廟貌凜凜肅。丰儀

其四

關嶺高難陟。竄巖不可攀。苔生山磴滑。雨洗石林斑。
鳥道樞衣上。羊腸倒甃還。下窺疑世絕。髮鬢見人寰。

其五

五月滇南境。炎蒸烈火圍。四方群寇集。萬里一身歸。

落日行人絕。荒村宿店稀。夕風吹暝色。燐火夜生輝。

其六

雨過雲林暗。沙崩水石衝。斷橋歌樹補。孔道淤泥封。
避暑堪巖下。褰衣瘴瘴中。不知蒸潤醲。濕氣晚熾燻。

其七

一雨累經旬。征夫殊苦辛。流沙深沒膝。積潦漲洄身。
馬失曾行路。橋迷再渡人。兵戈兼歲事。天意豈無因。

其八

空囊辭逆旅。枵腹陟崇崗。采藥風盈鬢。看松露濕裳。

草名延壽果。樹號救軍糧。
延壽果即鹿蹄草。救軍糧小木如棘。生紅子甘可食。

相傳諸葛南征軍
乏糧食之故名

總有資生用飢來不濟荒

其九

石壁綠初地珠林出梵天
澗飛龍噴水地湧馬跑泉
靈洞群猿聚空潭雜樹懸
晚來新雨霽碧月照人圓

其十

千里盤江道東流勢若奔
萬山中作界百谷獨歸尊
待渡無行楫褰裳恐沒輪
漸於豺虎遠信步聽乾坤

清溪洞

洞自何年闢縈紆五里深
暗泉流石髓罅日射溪心
猿嘯驚人語嵐香畏瘴侵
遠行非利涉難見此嶮嶽

白水河瀑布

白水橋邊白水河晴雷隱隱日滂沱
飛泉倒挂千尋壁斷峽中開百尺渦
不雨行人皆荷笠無風平地亦生波
天潢固是難中竭流盡年光柰此何

登鎮遠舟中遇雨

一上孤航淚欲潛潏溪東下水潺湲
難禁有漏諸天雨不斷無名兩岸山
夷漢此時方掎角干戈今日遂生還
沅江芷草行堪采遮莫間花點鬢斑

辰溪夜泊

辰溪東畔繫行艘芳草斜陽鳥不雙
絕壁挿天開遠

道狂瀾觸石激流淙牧童驅犢時歸鴈少婦摳衣每
汲江何日得瞻吳苑月寸心千里甫能降

是歲六月廿一日守風洞庭湖口是日為予六
十初度之辰同舟有沈太始者相邀隣舟諸君
送酒補賀因賦謝

輟棹湖濱避石尤洞庭波急水悠悠川途脩阻八千
里大馬年當六十秋喜有隣舟同送酒儘教海屋漫
添籌雲萍邂逅皆羈旅共指南山相勸酬

岳陽樓

千里巴江此日回岳陽秋色一登臺湖光映日涵天

迴閣道連雲拂鏡開木落洞庭山似洗江分楚漢水
如苔孤舟夜泊危樓下無數征帆帶月來

黃鶴樓

黃鶴仙人不可見黃鶴高樓今尚存門湧大江喧日
夜窻含全楚半乾坤波濤難洗英雄恨詞賦空招放
逐魂薄暮臨風頻太息幾迴搔首望中原

赤壁觀賦

赤壁高岡半在城林臯落木雨初晴鶴亭夢斷江猶
白龜渡湖移月正明巨浪未消豪傑怒青山不盡古
今情秋風醞酒人何處閣上空留作賦名

采石弔李白

畫道騎鯨飛上天。誰收遺骨大江邊。空山宰樹雲千
里。坏土秋風石一卷。詞賦總神難悟主。乾坤雖濶未
容賢。舉杯對月遙相吊。午夜猶聞叫杜鵑。

抵家四首

負病歸茅屋。秋風損薜蘿。徑荒猶有竹。門靜可張羅。
隣里驚惶出。妻孥涕泗沱。相看皆永嘆。拭淚問干戈。

其二

萬里生還日。畬田盡白波。足惟東郭履。室有北門歌。
貧老交遊絕。迂踈物議多。漆園雖善請。其奈監侯何。

其四

世情春夢短。人事夏雲高。一鉢晡前飯。三盃若下醪。
閉門辭薄俗。縮首避驚濤。偃息長林晚。焚香誦楚騷。

短歌有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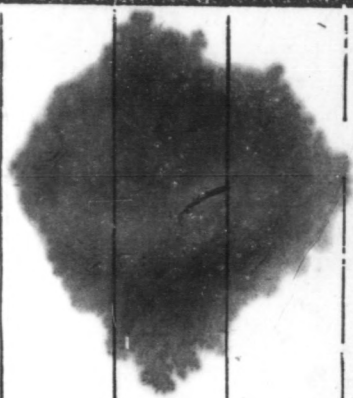
向予手植花木數株。皆成拱把。因出因遊。南
北兩兒失于灌溉。卒成荒穢。近從滇南歸。樹
本半為蚍蜉所空。存者十五。予乃抱甕汲水。
滋培。攘枯剔蠹。僅存餘柯。生氣當春。吐花。楚
亦自可愛。方息勞。樹底兩兒持枯魚。村酒
就花間為壽。予甚喜之。遂相與暢飲。不覺頽

然因以短歌紀之

五歲倦行役。歲晏歸窮廬。三徑久不理。茂草鞠庭除。
清晨荷鋤往。將與薤氏俱。作屏盡緇翳。攘剔培其餘。
寒花若有待。芳時頗能舒。雖非春谷繁。日涉聊自娛。
大兒携村酒。小兒持枯魚。油然一醉歌。晷日華桑榆。
老妻不解事。叨叨課孫書。婦言不可聽。呼孫與我居。
天意固有屬。且復同傾酌。

且齋
藏本
畫印

國



國
藏

且
情
齋
藏
本

